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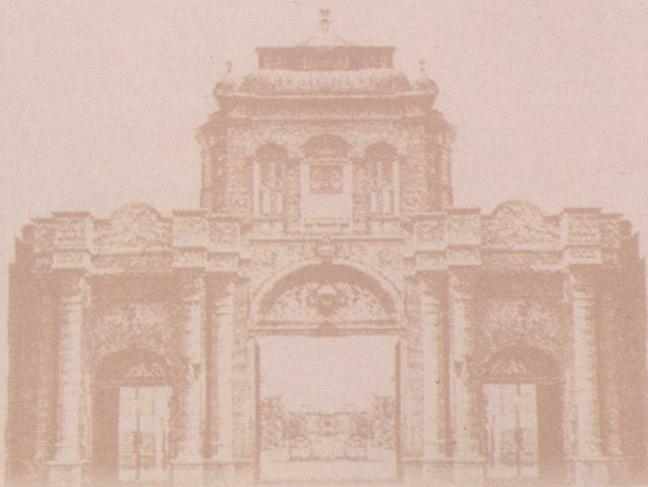


国外教育新趋势丛书

XIFANG DAXUE JIAOSHI ZHUANYEHUA

西方大学教师专业化

陈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外教育新趋势丛书

西方大学教师专业化

陈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大学教师专业化/陈伟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9

(国外教育新趋势丛书)

ISBN 978-7-301-14140-3

I. 西… II. 陈… III. 高等学校—师资培训—研究—西方国家 IV. G6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9592 号

书 名：西方大学教师专业化

著作责任者：陈 伟 著

责任编辑：周 英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4140-3/G · 2431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zyl@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404 千字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大学教师,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大学教师的思想信念、价值取向和工作士气,足以从根本上决定高等教育的质量、影响高等教育的成败。从欧洲近代大学产生起,每一次大型的高等教育变革,都会同时伴随着大学教师的变化与发展;每一个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急剧变革的时代,同时也是研究大学教师成长机制与发展规律的难得时机,往往催生出大学教师领域富有时代特征的研究成果。

序

大学教师,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大学教师的思想信念、价值取向和工作士气,足以从根本上决定高等教育的质量、影响高等教育的成败。从欧洲近代大学产生起,每一次大型的高等教育变革,都会同时伴随着大学教师的变化与发展;每一个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急剧变革的时代,同时也是研究大学教师成长机制与发展规律的难得时机,往往催生出大学教师领域富有时代特征的研究成果。

大学教师,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大学教师的思想信念、价值取向和工作士气,足以从根本上决定高等教育的质量、影响高等教育的成败。从欧洲近代大学产生起,每一次大型的高等教育变革,都会同时伴随着大学教师的变化与发展;每一个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急剧变革的时代,同时也是研究大学教师成长机制与发展规律的难得时机,往往催生出大学教师领域富有时代特征的研究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逐渐消退、大学陷入“寒冷的冬天”时,为了寻求高等教育新的发展契机,有关大学教师的研究再次兴盛,并提炼出了一个专用术语——“academic profession”。以此为题,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OECD 等组织曾资助了一些大型的大学教师跨国调查和比较研究,阿尔特巴赫、伯顿·克拉克、欧内斯特·波伊尔等著名专家都曾领衔主持过此类项目。其中,20世纪 90 年代由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资助、由阿尔特巴赫等人主持的 14 国/地区调查,影响非常大;作为这次国际合作调查的延续和深化,2004 年,以美国、德国、荷兰、英国、法国为主要发起国,一些著名的比较教育研究者决心再次对大学教师展开国际性调查和比较研究,这个倡议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括 21 个国家/地区的研究项目。

进入 21 世纪之前,我国对大学教师的学理研究和实证调查都比较欠缺,有关大学教师的思考,大多是在“师资建设”、“教师管理”等逻辑框架中进行。这些思考往往把大学教师看作管理对象和操作客体,并没有把他们当作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体,也没有深入考察他们的独特本质、成长规律及发展逻辑。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有关知识分子的研究,虽然能够相对超越这种逻辑框架的限制,但它们只是对“知识人”的一般性考察,并没有特别、专门地探讨大学教师群体的特殊规律。在中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教师队伍的规模跨越式增长的背景下,为了保证并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为了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认真思考大学教师问题。

所有有关大学教师工作状况、职业压力、伦理特性等方面的研究，都绕不开一个基础性问题：大学教师群体的专业化程度与水平如何？应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推进大学教师的专业化？在基础教育领域，已经形成了专门的教师教育体系，但在高等教育系统，教师们主要借助研究生教育培养他们的学术素养，而他们的职业素养，包括职业伦理素养，就只能在进入学术生活之后通过“学术共同体”的无形熏陶来实现了——这种熏陶模式及其利弊得失，恰是大学教师专业化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专业化运动不仅是各国大学教师群体成长的方式和潮流，而且也是新教师的永恒使命。为了能为中国大学教师研究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从比较的角度研究大学教师的专业化运动，不但非常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2001年春天，陈伟同志考入浙江大学，跟随我攻读比较教育学（比较高等教育方向）博士学位。在由我主讲的《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比较高等教育》课程中，他认真研读经典原著，对高等教育的诸种现实问题追根溯源、刨根问底，精神可嘉。毕业论文开题时，他决定研究大学教师问题。2002年春，他确定了博士论文选题：《西方学术专业的比较研究——多学科视域中德、英、美大学教师专业化运动》；2003年底，提交了一本长达40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3月以优异成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当时我在导师意见栏中对论文做出如是评价：“视角新颖，思路清晰，资料翔实，史论结合，分析入里，是一篇高水平的博士论文。”2005年曾被推荐参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可惜因多方因素的影响而错失良机。

毕业离校之后，陈伟继续修改、完善毕业论文，其时长达四年。论文修改之后，内容更为丰富、观点更为凝练，成了一部理论功底扎实、可读性强的专著。这部从选题到出版耗时六年的著作，我认为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点。

第一，它较早地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根本性问题。在选题初期，国内尚未出现以“academic profession”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也较少出版类似专著。所以答辩委员会主席顾明远教授的答辩评语认为：“学术专业问题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自19世纪开始就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持续关注。但在国内学术界这个论题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论文的选题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一定的开拓性。”这个评价贴切而中肯。

第二，它围绕大学教师问题，成功地运用多学科研究视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部著作选择了大学教师变革较早且最富代表性的英、德、美三个国家，从历史学、组织学、社会学等三个视角，对三国大学教师的专业化运动进行比较研究。陈伟同志本科期间学习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期间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期间攻读比较高等教育。跨学科的学习经历使他能够较为娴熟地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思考和探索高等教育问题。

第三，它针对大学教师这一独特的研究对象，借助“academic profession”、“professionalization”等核心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理性反思。在历史学视野中，以阐述中世纪时期大学教师的神圣性为基础，进而研究了主要发生在

19世纪、初步完成于20世纪、延续至21世纪的大学教师专业化运动；在组织学视野中，探讨了英国（牛津大学）的学院、德国的讲座、美国的系科，以及这些学术基层组织对各国大学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影响；在社会学视野中，抓住社会学研究的关键范畴“地位、身份”，富有创见地将英、德、美大学教师分别概括为“神圣身份模式”、“政治阶层模式”、“自由专业模式”。最能体现作者功力的是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进一步分析了学者社群专业化运动的内在逻辑，系统界定了“学术专业”的理论内涵，最后还从“学术专业”本身的特点出发，言之成理地指出，尽管大学教师专业化运动的成就非凡，但“学术专业”只能算作“准专业”。这些理论分析，大大深化了前面的多学科研究。

由于篇幅所限，这部著作没有述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大学教师的发展与变化，没有探讨西方大学教师的专业化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遭遇及变迁。期望能够再接再厉，继续拓展研究范围、弥补上述空白，不断深化大学教师研究。

王承绪

目 录

序	1
绪论：“认识你自己”	1
一、大学教师专业化研究的论题由来和基本立意	1
二、大学教师专业化研究的进展与概况	5
三、本研究的主要论题及框架设计	13
四、本研究的主要概念	15
第一章 西方大学教师的神圣化特权：中世纪遗产	26
一、西方学术生活的体制化和学术专业的萌芽	26
二、萌芽状态学术专业的神圣性质	33
三、“神圣化”大学教师的社会特权	38
第二章 西方大学教师的专业化变革：历史学解读	52
第一节 德国大学教师的国家主义建构	54
一、德国学者社群的神圣化传统和民族化变革	55
二、第一次大学运动与德国学术专业的萌芽	57
三、柏林洪堡大学与德国学术专业的成熟	62
第二节 英国大学教师的妥协式变革	70
一、英国大学教师变革的历史前提	70
二、英国大学教师变革的历史概况：以牛津为例	75
三、英国大学教师变革的新型尝试：新大学运动	86
第三节 美国大学教师的专业化上升	93
一、殖民地时期北美学院的初建和教学人员的神圣性特征	94
二、独立战争后院校组织的创新和教学人员的专业化上升	99

三、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成立与美国学术专业的成熟	114
结语	124
第三章 西方学术专业的基层建制：组织学分析	127
第一节 德国学术专业的讲座制度	128
一、讲座制度的形成与德国学术专业的权力分配	128
二、讲座制度的运行与“研—教—学”连续统一体的系统构建	130
三、讲座制度的巩固与德国学术生活的理想设计	134
第二节 英国学术专业的学院建制	142
一、学院：英国大学教师专业化变革的组织依托	142
二、学院特色：英国学术专业类型特征的组织根源	144
三、学院忠诚：英国学术专业迅速定型的组织文化	155
第三节 美国学术专业的系科组织	160
一、系科：美国大学和学院教师专业化的组织依据	160
二、系科组织：美国学术专业的权力基础	166
三、系科制度：美国学术生活的核心支撑	173
结语	179
第四章 西方学术专业的身份模式：社会学阐释	183
第一节 德国学术专业的“政治阶层模式”	185
一、讲座制度与德国学术专业社会特权的获得	185
二、国家主义与德国学术专业身份特征的官僚化	189
三、专业特权和官僚身份的奇特结合	196
第二节 英国学术专业的“神圣身份模式”	206
一、学院的形成与大学教师的神圣化	206
二、英国国教与大学教师有限的世俗化变革	209
三、学术专业神圣性的保留和身份特征的强化	213
第三节 美国学术专业的“自由专业模式”	223
一、超越与建构：美国学者社群身份模式的形成机制	223
二、专业标准的构建与美国学术专业身份模式的内在逻辑	226
三、市场机制的运行与美国学术专业身份模式的外部特征	234
四、专业标准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统一：自由专业模式	242
结语	247
第五章 学术专业的理论反思：寻找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250
第一节 学者社群专业化运动的逻辑梳理	250

一、构建专业市场	252
二、赢取社会信任	258
三、形成专业垄断	263
四、独享特权地位	270
第二节 学术专业的系统界定	273
一、完整的职业发展道路	274
二、专业化繁衍机制	275
三、组织化专业建制	277
四、专业服务承诺	279
五、专业伦理规范	280
六、学术专业价值的合法化	284
七、专业自治特权	285
第三节 学术专业：作为“准专业”	289
一、学术专业作为“准专业”的外部原因：政府对学术专业的资助	289
二、学术专业作为“准专业”的内在原因：学术专业内部的 分化割裂状态	291
三、“去专业化”：学术专业作为“准专业”的理论确证	293
参考文献	297
后记	305

绪论：“认识你自己”

一、大学教师专业化研究的论题由来和基本立意

“师生(作为学者的教师及学生)——知识——知识操作方式(知识的传播、创新、批判、选择等)”等要素的相互联结、彼此作用,构建起了大学、形成了高等教育系统;高等教育活动,其实就是作为学者的教师借助特定知识操作方式,在操作知识的过程中,教育和培养学生。

在大学组织及高等教育系统^①中,大学教师是一个十分独特且又非常关键的群体。但遗憾的是,这个群体,并没有得到政府、院校行政威权力量的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行政力量对教师身份地位、行为方式等的设定常常与大学教师对自身应有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的预期之间存在冲突。以下两则案例形象地揭示了这种冲突。

案例之一: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开始其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短暂停职时,召集面见了一群教授。他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他非常高兴会见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employees)。这种不合时宜的问候先是引起了一阵沉默,然后,精彩故事开始了——一位资深教授站起身来打破了沉默:“尊敬的先生,我们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我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②

案例之二: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政府要求大学教授签署一项反共效忠誓

^① 严格地说,在高等教育系统中,除了狭义的四年制大学之外,还包括学院(其中有些能授予学士学位,有些不能)以及主要或者仅仅从事研究生教育的科研机构(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但为了简便,本文姑且以“大学”笼统指代所有层次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大学教师”概指在所有层次和类型高等教育机构中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者。

^② Wesley Shumar. College for Sale: a critique of the commod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London, Washington, D. C. : The Falmer Press, 1997, 102—103.

言，麦卡锡主义和红色恐怖开始盛行于美国大学。^① 这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引起了一场严重的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一位在希特勒统治德国时期流亡至美国的中世纪历史学家——坎特罗威茨从学理意义上提出了一种深层次、也更为隐蔽的批驳——虽然这位历史学家并没有在行动上特别反对签署效忠誓言。坎特罗威茨指出：“有三种职业是有资格穿长袍以表示其身份的，这就是：法官、牧师和学者。这三种长袍象征着穿戴者思想的成熟和独立的判断力，并表示直接对良心和上帝负责。它表明这三种相关职业在精神上的自主权：他们不允许自己在威胁下行事并屈服于压力。为什么说假设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护卫法院、主教护卫教堂、教授护卫学校是很可笑的呢？问题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法官就是法院，牧师及其信徒共同构成教堂，教授和学生组成了大学……他们就是这些机构本身，因此，对该机构或在该机构内部，他们具有特权，而传达员、教堂司事、差役、看门人却没有这种特权。”^②

这两则案例看似轻松诙谐，实则话题沉重、寓意丰富、内涵深刻。它反映了一个令人痛心但又无可更改的事实：大学教师远没有赢得其应该拥有的地位和权利。这些事实会促使人们进一步去思考：大学教师为什么没有赢得本应属于他们的地位和权利呢？答案非常复杂，且其所牵涉的理论前提实在太多，一时难以说清。其中最基础但也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认识、界定大学教师——用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术语来说，即“学术专业”(academic profession)——的专业属性、权利地位以及身份特征。可以说，社会中各种利益群体、大学行政力量以及大学教师本身对于这些问题都有其独特的理解和不同的界说，那么，又该如何深入理解并进而协调平衡诸如此类彼此矛盾、互相冲突的教师观呢？

如果仅从上述两则案例出发，它们对大学教师的专业属性、权利地位及身份特征等问题至少做出了三点重要回答：(1) 大学教师是高等教育内部实践(包括教学、科研以及直接为社会服务)的重要主体和核心行动者。克拉克·克尔认为：“在非常实际的意义上说，教职员整体上就是大学本身——是它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它荣誉的源泉。教师们是这种机构的特有合伙人。”^③(2) 大学教师是专业人员，而且是一种独特的专业人员——学术专业。(3) 学术专业必须享有高贵的特权地位和必要的自主身份。

具体而言，教师是大学的核心和灵魂。大学自中世纪晚期萌芽开始，就一直以教师的存在为根本前提。维吉在讨论中世纪大学教师时精辟地写道：“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是，没有任何大学或学院能在没有教师的情况下存在。学校能同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学徒训练、同本质上是个人化的私人教学活动彼此区分开来，原因就

^① 王国钩，徐辉. 麦卡锡主义时代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生存哲学的动因分析，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2001,10,116—123.

^② [美]亨利·罗索夫斯基. 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144.

^③ [美]克拉克·克尔. 大学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71.

在于有教师能针对一群学生进行集体性教学。可能是教师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可以将学院同其他中世纪的类似文化机构,如修道院的文书房、教会、宫廷学校、法庭、学会组织等倾向于在同等人员之间互相交流的机构彼此区分开来。”^①即使是中世纪出现的“学生大学”,如果没有聘用、不打算聘用教师,那么它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求学者社团,不能成其为“学生大学”,更谈不上具有大学的完整意义。

大学教师的思想信仰、价值倾向及其工作士气将直接决定高等教育实践的效率和效益,将从根本上影响高等教育系统的学术生产力和社会生命力。在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学术专业是高等教育系统一方的重要主体和形象代言人;而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学术专业的变化是反映和决定高等教育系统变化的关键,而且高等教育系统内、外部各种力量之间的彼此冲突及其所形成的高等教育政策必然会首先反映为并最终落实到学术专业的变化上来。

大学教师的立场选择将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变革的成败得失。作为学术专业人员的教师在对待大学事务上有时表现出令人惊讶的保守,有时又非常开明,而且,“几乎没有哪种机构像大学这样对自己的事情如此保守,对别人的事情又如此自由开明;有时,在一定场合是最开明的教师而在另一场合却又最为保守。”在有关大学事务上相对保守的学术专业较少主动发动变革,“这个集体做的多是接受、拒绝,或是评头论足,而不是设计和建议。这个集体只是起一个平衡轮的作用——反对那些应当反对的东西,坚持对那些应予更彻底讨论的东西进行更为彻底的讨论,延缓某些发生过程——以便提供时间更好地适应不可避免之事。”^②因此,无论是大学内部还是大学外部的改革者,要想改革成功,首先必须求取学术专业的心理认同和行动支持。

大学教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但在中国至今尚未得到认真关注,更少系统研究。在西方,直至20世纪70年代之前,也较少得到研究者的普遍重视。大部分论文关注的是学生、学术管理以及高等教育的其他主题。导致大学教师问题遭遇冷落的原因甚多。首先,大学教师本身的神秘色彩较浓,学术工作、学术生活因所涉及知识的高深性质而让人产生望而却步的畏惧;社会科学工作者——包括社会学家、管理学家以及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都不愿讨论这种近乎特权化的学者群体,他们害怕任何不谨慎的言论都会招致严厉的批评。其次,大学教师的工作自主性很强,强劲的个人主义倾向使得学术生活的许多特性与其说是一种规律性的表现,倒不如说是一种个人化的即兴表演和随意发挥。因此大学教师研究很难寻找到足够丰富、堪称客观的规律。再次,在20世纪中叶之前,大学虽然规模渐有扩大,教师数量迅速增长,但二者在社会中的绝对比例甚小,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够强大,对社会资源的消费也并不多,因此它们较少受到政府、社会公众的注意,自然也就没

^① Hilde De Ridder-Symoens (ed.),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44.

^② [美]克拉克·克尔. 大学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70—71.

有引发研究者的注意。^①

有鉴于此,开展大学教师研究不但有助于进一步消除高等教育研究的“盲区”,从而拓宽高等教育研究的论题领域,而且也代表了高等教育研究视角的转换。所谓研究视角,是指从思想上契入研究对象的本质结构、探讨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的现实操作手段和理论抽象方式。研究视角不但如同伯顿·克拉克所说的那样,是不同的学科方法论,^②而且也可以是不同的选题角度和论题契入方式。具体而言,如果说从管理体制、权力分配、学生运动、拨款机制和财务政策等方面契入是相对传统、比较多用的高等教育研究视角的话,学术专业这种新型视角将从不同视界原点对原有的高等教育现象进行全新的审视和重新的反思,对高等教育实践及其本性规律进行不同的归纳和概括。研究视角的转换适应了人类思维和学术争论的总体性转向。克拉克·克尔认为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三次大型争辩。“第一次大的争辩是关于真理是来自《圣经》还是来自科学——现在科学已赢得多数席位。第二次是关于所喜欢的社会形态,关于社会主义的模式对资本主义的模式,在左、右和中之间。这次争辩仍在进行,中和左占上风。第三次,又是最当前的争议是关于学术团体本身的组成和行为,关于招生,关于教授的状况,关于普通教育课程,关于行为准则和行为的实际。第一次争辩是关于宇宙的观点;第二次过去是,现在也是关于好社会的概念;第三次是更加向内看,关于我们想永久保持或创造的校园种类。这第三次历史性争辩的结果还很说不准。”^③人类思维和思想争论向内看的发展趋势必然导致对学术专业的研究。有理由相信,随着学术专业研究使高等教育研究的注意力“从机构转向人,从理念向社会结构、实践方式和思想品质”,^④必将真正改变以往高等教育研究太重物、不重人,太重制度和机构、不重主体和实践行为的不良偏好,不但有助于拓展高等教育研究的论题视域,而且还有利于推进高等教育的研究深度。

^① Philip G. Altbach.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Trends and Bibliography, London: Mansell Publishing, 1979, 39.

^② 研究视角所起的作用犹如哈罗德·珀金所言的“透视”(perspective)。“在高等教育研究中,透视是一个很为有用的隐喻。这个隐喻在伯顿·克拉克的微小夸张中则意味着,高等教育是一种控制高深知识的社会结构,——当然,也应该记住,高深知识对于不同的社会则意味着不同的东西。”研究视角的选择之所以必要,就在于研究对象往往是有争议的、自成系统的“问题”性存在。作为系统化的“问题”,它在学科不断分化、学术研究领域不断细化的今天,常常被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专业人士肢解和划定为不同学科体系的研究对象,从而形成问题研究的原发性视角,即学科性研究视角。在这里,“学科只是观察同一现实的不同方法。如同其他社会建制一样,从政治、经济、组织、社会结构、文化、科学或政策定向的观点等不同学科出发,高等教育将呈现为不同的景象。所有这些学科研究也许会在已知智慧的三维模式中彼此聚合。”参见:Burton R. Clark. (ed). 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48—49.

^③ [美] 克拉克·克尔.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61.

^④ [法]雅克·勒戈夫.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7.

二、大学教师专业化研究的进展与概况

早在 20 世纪之前,就有零星文献开始研究和反思西方学者社群和学术专业,不过比较正式、持续和大型的学术探讨则直到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变革时期才开始启动。^① 学生人数的剧烈扩张导致了教师数量的“反应性增长”(reactive growth)。^② 规模不断扩大的学术专业在开展教学、特别是从事科研活动的过程中控制并使用了数额日益庞大的财政拨款和基金预算,学术职业道路逐渐成为大学毕业生一个重要的就业选择,学术专业的社会影响日益强大,社会各阶层对学术专业的欣赏、感叹和批判、指责之声同时升高。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现象,学术专业逐渐成为了一个时髦的研究课题,学术专业队伍在研究选题上相应的改变了长期以来“积极研究一切却较少反思自身”的强烈不对称现象。

综观西方(主要是英、美)诸国有关学术专业的研究文献,它们主要涉及了以下四大领域。

(一) 学者社群的专业化历史及其辉煌

以英国为例,恩格尔在其专著《从牧师到教师: 19 世纪牛津大学学术专业的兴起》中以 19 世纪的牛津大学为个案,详细分析了牛津大学及其学院中的教学人员从神职身份向作为学术专业的教师身份转变的历史进程。^③ 哈尔西和马丁·特罗在 1971 年出版了《英国学术界》,从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了 20 世纪前 70 年英国学术专业的职业生涯发展道路和学术价值定向(包括对大众化的态度、对教学和科研的偏好等)。^④

在美国,弗雷德里克·鲁道夫早在 1962 年就以“学术人”(academic man)^⑤为题,论述了美国大学教师问题,极富开创性意义和引导价值。洛根·威尔逊在《美国学者:过去和现在》专著中^⑥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的美国大学教师为对象,重点研究了 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至 19 世纪 70 年代晚期美国学术生活的三大问题:学者成长经历和道路、学术专业的地位以及学术专业的竞争和声誉等。《学术生

^① 由于笔者外语水平限制,本研究综述仅局限于英文文献。

^② Walter P. Metzger.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Burton R. Clark (ed.).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National, Disciplinary, and Institutional Settings*, Berk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47—153.

^③ A. J. Engel. *From Clergyman to Don: the rise of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in 19th-century Ox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④ A. H. Halsey and M. A. Trow. *The British Academic*,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⑤ Frederick Rudolph. *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New York: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1962, 394—416.

^⑥ Logan Wilson. *American Academics; then and n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活：小的世界，不同的世界》^①是伯顿·R·克拉克对美国学术专业进行详细、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在这本专著中，克拉克首先从机构进化、学科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系统的开放性等三个方面探讨了美国学术专业的基础；然后，他运用《高等教育系统》^②中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工作、文化、权力、职业发展前景、无形学院、专业学会等不同方面、多个维度展示了美国学术专业的外在表象；最后，克拉克运用组织学分析方法具体梳理了美国学术专业的内在逻辑。伯顿·克拉克的这项研究将实证调查和理论解释相结合，使案例佐证和逻辑假设相契合，不但深入研究了美国学术专业、完成了国别研究的任务，而且还具有可供借鉴的方法论意义。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20世纪中期英、美等国学者社群的专业化程度和社会性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哈罗德·珀金于1969年出版了《关键专业》(Key Profession)一书，对1920—1969年间英国大学教师的历史上升进行了探讨，其结论认为，英国学术专业已借助其在社会其他专业人员再生产过程中的角色而成长为“关键专业”。^③克里斯托夫·琼克斯和戴维·里斯曼认为，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变革相伴随，“学术专业已将自己从强大的外行控制中解放出来”，并进而将这种变化誉为“学术革命”。^④不过遗憾的是，琼克斯和里斯曼尚未从1967年完稿时的兴奋中清醒过来，就不得不面对1968年的学生运动以及随后的招生数量下降对学术生活所带来的无情打击。

（二）大学教师的适应性变革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高等教育拨款政策和经费模式的变化，^⑤面临生存压力的学术专业日益强烈地做出了“创业型反应”，^⑥在学术劳动方面出现了“学术资本主义”变革。^⑦在此背景下，危机和变革成为大学教师研究的主题。

鲍恩和舒斯特在《美国教授：一种遭遇危险的民族资源》^⑧中详细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学教师的总体特征，具体分析了教授工作的整体情况，全面展示了美国学术劳动力市场，最后还探讨了维护教师活力的日程安排，并对2010年做出了预

^① Burton R. Clark. *The Academic Life: small worlds, different worlds*,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1987.

^② Burton R. Clark.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③ Harold J. Perkin. *Key Profession: the history of 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④ Christopher Jencks & David Riesman. *The Academic Revolu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⑤ 陈伟. 西方高等教育的政策变革与经费模式的结构性调整, 高等教育研究, 2002, 5.

^⑥ Burton R. Clark. *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Organizational Pathways of Transformation*, Guildford: IAU & Elsevier Science LTD, 1998.

^⑦ Sheila Slaughter, Larry L. Leilie. *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⑧ Howard R. Bowen & Jack H. Schuster. *American Professors: a national resource imperiled*,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测。这份研究一方面对学术专业在未来可能出现的质量下降给予了示警——因为学术专业吸引能干年轻人的能力已日益削弱,另一方面也为大学及政府官员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卢卡斯在《学术界中的危机:反思美国高等教育》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使人们觉得美国学术专业及其学术生活已陷入危险之中。^①

给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学术专业造成危机的最大内因是知识生产方式中商业化倾向的日益加重。^② 谢尔登·罗瑟布拉特发现,受此影响,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学术专业生产知识的“场所”已不再仅仅主要限于系科组织,继实验室、研究所之后最近产生的一些知识生产组织对传统知识生产“场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③ 杰伊·拉宾格发现,以知识本身为目的者和以知识应用为目的者之间产生了一种“科学战争”,他们关于学术专业功能定位上分别持有的传统知识生产观和新型的知识建设社会观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④ 从此,作为学者的科学家将面临学科忠诚和市场忠诚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煎熬。^⑤ 工业需求、政府政策等方面的不确定性^⑥都驱使美国大学教师加快变革的步伐。而大学教师本身一方面企图控制和适应高等教育赞助者变化的态度和需求、学生不断变化的特征、不断变化的教师聘用环境以及不断推广的现代教学技术,另一方面为了应对私人部门竞争者不断上升的挑战,变革于是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⑦ 甚至可以说,“9·11”事件等突发的政治、社会、恐怖危机也

^① Christopher J. Lucas. Crisis in the Academy: rethinking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n, Griffin: St Martin's Press, 1996.

^② 吉布斯认为,知识生产方式已从传统的模式Ⅰ向模式Ⅱ转变,模式Ⅰ的知识生产方式具有五大基本特征:(1)知识生产一般是在由学者社群自身控制的环境中进行;(2)知识生产一般以单一学科为基础;(3)知识生产者具有高度的同质性;(4)知识生产仅关注同行评价,常常主要以科学生产上的优异作为质量控制的基本标准;(5)知识生产强调个人的创造力。新兴的模式Ⅱ则强调知识生产应在“政府—大学—工业”所构成的三重螺旋(triple helix)结构中进行。具体来说,它要求:(1)知识生产应在应用背景下进行。按照用户意见制订项目规划,甚至把用户、项目受益者以及持股人整合进知识生产项目之中,都已不再是稀有的行为;(2)知识生产必须跨学科、群体性地进行;(3)知识生产者的异质性和知识生产组织方式的多样化;(4)强调知识生产的社会尽责;(5)根据市场竞争力、成本—效益以及社会接受度等标准对知识生产进行质量控制。见 M. Gibbons, C. Limoges, H. Nowotny, S. Schwartzman, P. Scott, and M. Trow.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Sage, 1994. Merle Jacob and Tomas Hellstrom(ed.). The Futur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Academy,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21.

^③ Sheldon Rothblatt. The “Place” of Knowledge in the American Academic Profession, Daedalus, 1997, 126(4): 245—264.

^④ Jay A. Labinger. The Science Wars and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Academic Profession, Daedalus, 1997, 126(4): 201—220.

^⑤ Cheryl B. Leggon. The Scientist as Academic, Daedalus, 1997, 126(4): 221—244.

^⑥ Walter E. Massey. Uncertainties in the 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 Daedalus, 1997, 126(4): 67—94.

^⑦ Arthur Levine. How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is Changing, Daedalus, 1997, 126(4): 1—20.

促使大学教师反思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变革。^①

面临危机的大学教师队伍出现了许多变化。克尔斯坦等三人以专著《新一代学者：一个转折中的专业》详细总结了美国大学教师在1986—1992年间的七大变化。^②莫里尔和斯皮士在《学术专业：在高等教育中教学》中则重点探讨了“学院教育和学院教师”。^③加里·洛兹以“高等教育合同分析系统”(Higher Education Contract Analysis System)的相关材料对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教师契约、工会化组织状况和学术劳动进行了分析，旨在为两个问题寻找答案：(1)教师到底享受了何种专业自主，管理控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生活？(2)学术专业内部分层的维度和基础是什么？^④

英国学者也发现，后罗宾斯时代的政策变化，特别是撒切尔政府的改革，导致了学术专业社会地位的削弱、生存境况的艰难。哈尔西在《学究式统治的下降：英国学术专业在20世纪》^⑤一书中，以自己调查学术专业在每十年的相关行为和观点变化为基础，详细描述了英国大学教师的学科构成、物质环境、地位、态度、价值倾向以及士气等，有力地证明了英国学者社群遭遇危机的事实。

针对大学教师的变革，许多高等教育研究期刊也专门组织出版了论文专辑。比如，为了探讨大学教师在遭受科层管理权威、社会商业意识和经济利润观念冲击的情况下所面临的挑战（比如，终身教职的丧失、在强调成本—效益的环境中和在“更少成本做更多事情”观念的冲击下学术专业特权性社会地位的丧失等），安东尼·韦尔奇(Anthony R. Welch)在1997年的《高等教育》^⑥、1998年的《比较教育评论》^⑦杂志上分别组织了一次讨论学术专业的特刊。这些特刊中论文的批判性笔调，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为了探讨高等教育及其学术专业遭受了尽责、大众化、管理控制、公共财政缩减等因素影响而出现的变革，在阿尔特巴赫的发起下，《高等教育》在2001年组织出版了一辑特刊，^⑧重点论述了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美国等国学术生活的工作条件、聘用任命条款以及工资报酬等。阿尔特

^① Joan Wallach Scott, Robert M. O'Neil, Ahmad Dallal, Melvin T. Steely, et al., September 11 and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a symposium, *Academe*, 2002, 88(1):18—23.

^② Martin J. Finkelstein, Robert K. Seal & Jack H. Schuster. *The New Academic Generation: a profession in transforma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1998.

^③ Daul H. Morrill and Emil R. Spees.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Human Sciences Press, 1982.

^④ Gary Rhoades. *Managed Professional: unionized faculty and restructuring academic labo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⑤ A. H. Halsey. *Decline of Donnish Domination: the British academic profession in the 20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⑥ Higher Educ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Planning, 1997, 34(3).

^⑦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98, 42(1).

^⑧ Higher Education, 2001, 41(1—2).